



建立自信的橘色棉花糖

又到了星期六的下午。莉娜比约定去游泳馆的时间提早一个小时来到珍妮弗家,为的是陪珍妮弗练习,准备下周一上台演讲。

学校里每周都有一节说话课,其中有一段时间是“讲故事时间”,同学们要按照顺序轮流上台演讲。莉娜早在上周就演讲过了。她拿着自己的小狗爱玩的小球走上讲台,然后讲述了她和小狗之间的一些往事。莉娜的小狗葛雷斯,一出生便体弱多病。莉娜并没因此而放弃,而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它,直到它去世。莉娜在讲台上讲述的时候,台下同学的眼里都含着同情的泪水。演讲结束后,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。

“莉娜,我非常希望能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表现。可是,我害怕星期一的说话课。”

“珍妮弗,听了你跟你爸爸的对话,我发现你的口才很棒啊。”

“跟自己的家人聊天和站在很多人面前说话是不一样的呀。”

“班上的同学又不是陌生人。对了,你打算讲什么故事啊?”

“棉花糖的故事。我打算带着棉花糖上学,故事讲完之后就和全班

同学一起分享我带去的棉花糖。”

“大家一定会很开心的。”

“可是,万一同学们嫌我的故事无聊,在台下打瞌睡该怎么办?”

“珍妮弗,你怎么变得这么不自信了?对了,去年的讲故事时间你是怎么做的?”

“去年我肚子突然疼起来,轮到

我时我正在医务室里治病呢。老师说要把我排到最后一个,幸好后来老师把这件事情给忘了。”

“我的天啊!”莉娜惊讶得睁大了眼睛。

珍妮弗茫然地盯着眼前的那包棉花糖,一声接一声地叹气。

“说不定别人早就听过这个故事了,到时候一定没有人会愿意专心地听我讲的。”

“珍妮弗,你就别想那么多了。即使是大家都

知道的故事,只要你讲出自己的风格,大家也一定会觉得很精彩的。”

莉娜让珍妮弗高高地站到床上,然后开始练习。

“挺胸,把头稍微抬高。”

按照莉娜的指示,珍妮弗挺胸抬头,但就是没有办法用洪亮的声音开口说话。

“今天我要讲的是那个棉发糖,哦,棉哈糖,唉,我快疯掉了。今天我讲的是关于棉花糖的故事……你看,我果然是不行。”

珍妮弗气得把手里拿着的棉花糖袋子甩出去老远,然后沮丧地坐了下来。

“你怎么啦?都还没有正式开始呢!”莉娜关心地问道。

“我要说的就是这个啊,我连开场白都说不好。”

“让我看看你的讲稿。”莉娜没想

到珍妮弗会刚开始练习就这样沮丧。

珍妮弗一脸惊讶地问莉娜:“讲稿?还需要讲稿吗?不就是讲一个不到三分钟的故事吗?”

“原来你没有准备讲稿啊!珍妮弗,有了讲稿,上台讲的时候才会比较从容啊。”

听了这话,珍妮弗手忙脚乱地拿出来一张纸。

三分

钟的演讲稿,足足花了四十五分钟才完成,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去游泳馆的时间了。

“两位可爱的小姐,你们在忙什么呢?”乔纳森问。

“叔叔,您好!下个星期一轮到珍妮弗上台演讲,我们正在做准备呢。”

乔纳森在出发前仔细检查了两个小朋友的安全带,随后便发动车子出发了。

珍妮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,说道:“爸爸,你和妈妈生我的时候怎么没有多遗传给我一些勇气啊?”

“勇气这东西,我认为我的女儿已经足够多了,怎么还说不够呢?”

“当面对着很多人时我就会很紧张,什么都想不起来了,连声音都会变得像小绵羊一样。而且,还会脸红呢!”

“原来是这样啊。在同学面前开口说话,对你来说真有那么难吗?”

“一个人站在全班同学面前,有三分

钟的时间要站在那里被全班同学盯着看……救命啊!”

乔纳森一直以自己的女儿是个自信满满的孩子,珍妮弗的话让他吃惊不已。

“那么莉娜呢?安全过关了吗?”

莉娜还没来得及回答,珍妮弗就抢着说道:“你不知道莉娜表现得有多棒。她一点都不紧张,简直就是

一个天生的演讲高手。”

“珍妮弗,这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而已。”

“莉娜说得对。那些演讲高手,其实也并不是天生就有那么好的口才。他们都是在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反复练习,不断积累经验,才最终取得成功的。珍妮弗,之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上学,就是为了能在踏入社会前做好准备,因此要在学校里不断地练习各种技能。既然是练习,出一点差错又算得了什么呢?”爸爸也表示赞同。

“听你们这么一说,我觉得轻松多了。可是,我还是很希望自己不要有失误,表现得好一点。”

“莉娜,以你的经验,珍妮弗需要做些什么准备呢?”

“我觉得首先要准备一份演讲稿,然后多看几遍,最好能把演讲稿背下来。这样,上台演讲时就不会忘词了。对了,上台前记得要深呼吸,这个很重要哦。”

莉娜伸出手来跟珍妮弗用力击掌,然后两人相视而笑。

“只有做好准备,并且不断练习的人,在机会来临的时候,才能把握住机会,取得成功。很多人都说,只要有机会,不怕自己不成功。但是,在机会来临时,却有很多人因为没有做好准备而举棋不定,进而错失良机。这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,爸爸认为,珍妮弗若是能好好地把握这次机会,一定可以成为演讲高手。”

“的确是这样。去年就因为我什么准备都没有做,后来只好到医务室里躲起来。”珍妮弗不好意思地说。

“哦,是这样啊。其实,在众多同学面前讲故事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,所有人都会全神贯注地听你讲

的。来,我把车窗都打开,你把那些与我们擦身而过的汽车都当作你的同学,然后大声地念你的演讲稿。”

“啊!这样做不是很丢脸吗?”

“反正那些汽车都关着车窗,车里的人是不可能听到你的声音的。你不用担心,快开始吧!”莉娜说。

莉娜的鼓励让珍妮弗找到了勇气。她打开车窗,冲着窗外大声地念起自己的演讲稿来,直到车子到达游泳馆门口。

游完冰,在回家路上,珍妮弗以同样方式反复练习了很多遍。回到家后,她按莉娜的建议,把自己练习演讲时的声音用录音机录了下来。

“珍妮弗,如果你把讲话的速度放慢一点,效果可能会更好。”听完录音后,妈妈提出了这样的建议。

珍妮弗又重新录了一次。

这一次她试着边听录音边跟着念演讲稿,果然感觉比之前有了进步。

“很不错嘛!”听到自己的女儿因为找到自信而渐渐变得亮起来的声音,爸爸满意地说。

星期天上午,珍妮弗开始不听录音,自己一个人练习演讲。下午,她提着一包棉花糖走到自家后院,把院子里的郁金香当作全班同学,大声地练习演讲。妈妈用一台摄像机把珍妮弗练习时的情景拍了下来,然后拿给珍妮弗看。

“啊!我怎么一直咬着自己的嘴唇啊?我竟然一点儿都不知道。”

珍妮弗看着屏幕上的自己,不由得感到有些失望。屏幕上的她不但看起来一点儿自信也没有,眼神还不停地飘来飘去,看上去有一些不安。为了改正这些缺点,珍妮弗一直不停地练习,再练习。

星期一的上午,珍妮弗在说话课上表现得非常棒,赢得了全班同学热烈的掌声。

摘自《孩子,先别急着吃棉花糖》(美)乔辛·迪·波沙达 原著 (韩)任定金 改编 徐若英 译 青岛出版社出版

女儿,爸爸要救你

汪浙成



大难,生生死死,死死生生,多少苦楚隐忧和委屈,还有满腹的知心话,由于表达上的障碍,却无法酣畅淋漓地对这位可以信赖的友人诉说,只有像小孩子一样抽抽噎噎用哭泣来表示,来宣泄。葛娟也很激动。汪泉住院前,她陪着上医院,对汪泉生病的前前后后和心情都很了解。但她又担心汪泉此时病危中的身体,一直拉着她的手,耐心地听她慢慢诉说,只是在必要时,恰到好处地插上几句风趣的冷幽默,逗得汪泉破涕为笑,氛围极为欢洽。原定一小时的见面时间,不知不觉竟将近三个小时。临走时,葛娟不仅给汪泉留下了慰问金,还留下刚买的新款MP3,让她在病中痛苦的时候有优美的音乐替自己分忧,寂寞的日子里有歌曲陪伴。

葛娟走后第二天,燕卫带着汪泉另一好友阿芳的新春祝福,也专程从杭州飞来看望。他和阿芳生活都并不富裕,却给她送来了增加营养的“压岁钱”,送来关怀,送来温暖,让汪泉过了个开心的鼠年,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和深深的友情,暂时忘却病痛的折磨和威胁。

一天,我偶然发现,她对数的概念颠三倒四,极为混乱。于是想出几道演算题来考考她。这天吃完午饭,收拾停当。我在床边坐下来考问。先易后难。

“听着,”我说,“爸爸问你,1加1等于几?”一边在心里暗想,这个肯定没问题,准能回答上来。

汪泉一脸傻相地望着我,像在思考,又像在等待,希望我给她一点提醒什么的。我于是又复述了一遍:“1加1等于多少?”

她脸上慢慢地浮现出不好意思的表情。我真有点急了。“什么,连这个你也不知道?”我提高了嗓门。汪泉惨然一笑:“不知道。”她老实承认,眼里的神情随着黯淡下来。

在最初一瞬间,我差点背过气去,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心想,这次颅内感染出血,对她大脑的损害真是大得惊人,这个样子往后还叫她在社会上怎么生活?!不过转念一想,吴彤主任说过:移植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人的一次重生。难道汪泉原先的数的概念,也会因此连同其他记忆,都一股脑儿地消失殆尽,然后再从零开始?

20.决定画一张安叔女儿的肖像

波亚想起什么来,问安叔:“你那么想女儿,为什么不赶早班车回家呢?”安叔又搓起手来,说:“出狱前,我给我大哥打了个电话,大哥说,他们都等着我回来呢。我想象着,当我踏进家门的时候,女儿一定会扑到我的怀里。可是,我昨天晚上给我大哥打电话时,他却说要我等一等,因为我女儿说她还没有准备好见我。我让大哥帮着做一下疏通工作,并约定今天一早再通电话,如果我女儿同意了,我就坐第一班早班车回去。哪晓得,我大哥说我女儿哭了一夜,还是没有答应!”

波亚听后说:“原来是这样啊。那你不管她答应不答应,直接回去就是了。”安叔说:“不行,我一定要我女儿答应了才回去,因为我不能让她不高兴,更不能让她害怕!”波亚安慰道:“安叔,你别急,你女儿一定会答应的。”安叔皱着眉头说:“就看今天中午了,我跟我大哥约好,再通一个电话的。好在下午还有两班车呢。”两人边走边说,雨点在他们身后追赶而来。

他们刚踏进旅馆,雨就下大了。安叔半躺在床上,翻过来翻过去,不时地叹气。波亚想安慰安叔,可他想不出该说些什么。

屋子里很沉闷,所以窗外的雨声显得很大。波亚想,安叔的女儿会是怎么样的呢?太巧了,自己会和安叔的女儿一般大,但是,虽然安叔为了了解女儿,向他问了那么多的问题,可男孩子和女孩子毕竟不一样的啊。她也喜欢画画吗?她也喜欢吃提拉米苏吗?她是不是也很讨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功课?她更像他的同桌妮妮还是班长路小微呢?……现在倒是波亚生出一大堆问题了。

波亚从书包里掏出纸和画笔来,他决定画一张安叔女儿的肖像。波亚看了看躺在床上一声不吭的安叔,问道:“安叔,你能告诉我,你女儿叫什么名字吗?”安叔看着波亚,回答道:“她的小名就叫妹妹。”波亚问:“安叔,你希望妹妹是胖点好还是瘦点好呢?”安叔想了想,说:“当然是胖点好,要是太瘦会让人心疼的。”波亚又问:“安叔,你觉得妹妹留长发好还是留短发好呢?”安叔又想了想,说:“还

是留长发好,看上去洋气,有气质。”

忽然,安叔发问道:“你为什么这么问啊?”波亚说:“我在给妹妹画像呢!”安叔一听,从床上爬了起来,靠近波亚,看他画画。

不一会,波亚已经在纸上勾勒出一位美丽的少女。安叔把画抢了过去,捧在手里,看了又看,一会,两滴眼泪滚落下来。

“安叔,你怎么了?”波亚为了让安叔高兴,又把画抢了回来。他在妹妹的脸上加了几笔。安叔看后说:“妹妹真的有酒窝的呢,笑起来好甜甜甜!”波亚又在妹妹的脸上添了几笔。“那是什么啊?”安叔问道。“是提拉米苏。”波亚回答。“提拉米苏是什么呀?”安叔不解。“那是女孩子喜欢吃的点心!”波亚一边说一边笑。“还有这种点心?”安叔揉了揉眼睛,也笑了。

安叔捧着妹妹的画像,回到床上,哎一声,摇摇头,再哎一声,点点头。波亚也躺到了床上,他刚闭上眼睛,同桌妮妮和班长路小微就蹦了出来。

妮妮跟在路小微后面推门进来。路小微手里拿着一本老师用的蓝色点名册,用很威严的口吻对波亚说:“你站起来!我要给你记旷课!你知道旷课意味着什么吗?你这学期不得参评模范生,不得参加各个学科竞赛,要在班级讲评会上作公开检讨并接受同学批评帮助,本学期品德总评为差!”妮妮扮了个鬼脸,插嘴说:“还有,以后不许抢我的提拉米苏!”

波亚吓得立刻睁开眼,只见妮妮和路小微已全然没了踪影。

这时,忽听安叔大声叫道:“时间到了,我要给我大哥打电话了!”波亚猛地翻身坐了起来。

安叔坐在床边,把电话话筒紧紧地攥在手里,贴在耳朵边。波亚从自己的床上跳到安叔的床上,紧靠在安叔的身边,他想听清电话里的声音。

只听安叔问:“大哥,你帮我跟妹妹又说过了吗?”大哥在电话那头回答:“说过了。”安叔追问:“那妹妹答应了吗?”大哥犹犹豫豫地说:“还是……光哭,光摇头……”“你跟她说了吗,我非常想她,想早点看到她!”安叔对着话筒喊着。大哥说:“我说了。”

星星湾

简平

